

佛教三身像

陳天權



與你同遊

人們常說三寶佛，那是指三座並排的佛像，但一般善信甚少注意每座佛像的名稱。三寶佛有多個不同組合，常見的是「橫三世佛」，即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東方琉璃世界藥師佛，和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意指三個空間世界同時有佛存在。

以不同時間來劃分的有「豎三世佛」，中央是「現在佛」釋迦牟尼佛，左為「過去佛」燃燈佛（或迦葉佛），右為「未來佛」彌勒佛。較少見的組合是「三身佛」，中央為「法身佛」毗盧遮那佛，左為「報身佛」盧舍那佛，右為「應身佛」釋迦牟尼佛。還有五尊佛或七尊佛，但只見於大型佛寺中。

此外也有佛與菩薩的組合，例如以釋迦牟尼佛為主的「娑婆三聖」，左右脅侍為觀音菩薩和地藏菩薩；以藥師佛為主的「東方三聖」，左右脅侍為日光菩薩和月光菩薩；以阿彌陀佛為主的「西方三聖」，左右脅侍為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以毗盧遮那佛為主的「華嚴三聖」，左右脅侍為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

三身像在道教和民間宗教也常出現，道教諸天界最高地位的是「三清」，即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即老子）。全真龍門派多奉太上道祖（老子）、呂純陽祖師和邱長春祖師，或呂純陽、王重陽和邱長春三位祖師。有些廟宇將釋迦三教聖人，或三位不同神靈合祀，稱為「三聖廟」或「三聖殿」。



臺灣東林念佛堂的極樂寶殿供奉西方三聖



鏡屋

與歷史系美國朋友談起，二十世紀以來，現代聲音媒體如廣播、有聲電影、電視等的普及，塑造了美國人口音的標準化過程。

有意無意模仿或抵制。有位語言學家朋友利用大數據做這樣的研究。地域、種族、社會階層、教育程度，都成為重要因素。這點在美國文化中還是比較明顯，比如「黑人口音」，比如「南部口音」或「新英格蘭口音」背後的暗文化暗示又比如哈佛法學院教授與非裔清潔工的口音的不同。中國情況可能更複雜，因美國文化比中國「同質」多了。

口音

張冷

他兒時在南部佐治亞州上學，發現老師對有標準口音的孩子更好（來自中西部或東部去的美國移民家庭），而視有南方口音的孩子為「愚蠢」。本能遵循「生存法則」，他學會「標準」口音，與父母非常不同。

而他家鄉一些朋友仍在自豪地使用南部口音，作為社區團結和本土身份象徵。想起一位本省人台灣老師小時候努力對着廣播和電視學國語，因七十年代國民黨政府規定兒童在學校要講國語而非閩南語，違反者甚至受到體罰。

語言是權力規則的一部分。台灣「民主化」之後，這些被視為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罪證，而發揚有濃重本土意味的「台灣國語」、貶抑字正腔圓的「北京腔」成為彰顯台灣本土身份認同的表態，凡此種種頗耐人尋味。

住公屋

慕秋

一位理髮師傅說起附近公屋的富戶：「他們天天吃海鮮也是吃不窮的。」我說政府有抽查機制，查出資產超標不就沒公屋住了嗎？師傅說政府是查不出的，比如擁有公屋的人想住私家樓，便用兒女或其他親屬的名去買，你拿他有什麼辦法？

以前我有个同事一直租屋住，朋友告訴她，某處寮屋要拆，快去買，等政府收購配公屋。她快速行動以八萬元買下一間，不久果真配到三百多呎新公屋，稱心如意。反而另一拖家帶口的同事則沒這麼好運，他住了多年舊式公屋，地方狹小，半夜從報館收工回家，一時睡不着，又怕吵醒家人，只好坐在沒冷氣的廁所裡看書出汗，自勵當減肥。

相識的某夫婦曾以八口之家申請了兩套房公屋，三十多年間老的死的出國，只剩下老兩口居住，近六百呎兩個單位，中間以門打通，月租兩千多元，環境優美生活方便，住得清靜安樂，不過，現時擔憂政府隨時會收走一套。按數據看，本港有約一百萬窮人，不知道其中多少包租公屋富戶。

住公屋的某司機多年前以幾十萬元買下一個的土牌，近年退休賣出此牌，獲利幾百萬元，他跟太太說，錢存銀行沒用，不如早點分給孩子。於是太太將錢分為三份，作為孩子買樓首期，唯一條件是，我們有病時，一個電話，你們必須趕到，兒女包括女婿媳一直以來遵守這規矩，與他們感情親近。

漢代鍍金鳥飾件

李英豪



附圖為漢代巧製銅鍍金鳥飾件，出土時已蝕損，屬一雙。應為插在傢具或馬車上的插飾，十分珍罕。

兩漢時期，已有雛形鍍金技術，尋且後期更趨熟練。若深一層研究，鍍金前身，就是始於周代的「火鍍金」，即鍍（塗）錫，是一種初期火烤式鍍金法；春秋戰國時代盛行。漢代漸漸地掌握技術，蛻變為鍍金，以銅為胎，僅限於小型器皿及立體小動物，後者如附圖鳥飾般，造型簡樸推推，富麗精美，近乎「半抽象」；其他動物較多為龜、龍和小虎，現已難得一見。

其實，乃因世界各大拍賣行歷來拍賣的，絕大多數為北魏、晉以後的銅鍍金佛像和菩薩像。甚少拍賣北魏以前並非大伴佛像的小型鍍金器。博物館同樣鮮有展出。由於漢明帝曾夢見西天竺有一全身金黃「聖人」佛陀，而佛第十四相亦為金色相；故後人多以鍍金鑄造。北魏時，因佛教興盛，鍍金佛傳留較多。

三、流動人口頻繁 此情況在我們香港更為突出，常年旅居在外的及抵港不久的軍非、雙非兒童，他們有可能漏過一種或數種疫苗，這也是亟需加強監管和強化免疫的。

強化免疫與強化免疫力

思健

十二月十五日世界強化免疫日，這裡的強化指的是措施，簡單地來說就是對原定免疫計劃的補充、補漏和補充。而強化免疫力的提法不妥，因為人的免疫力不能盲目增強，因為我們記得在沙士肆虐時期，醫生會用些抑制免疫的藥物。對某些傳染病來說，患者的免疫力太強反會導致病情更加嚴重。

一、變異病原的出現 雖然小兒麻痺症已經得到了控制，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沒有新的病例發生，但引起小兒麻痺症的脊髓灰質炎病毒並沒有在自然界裡絕跡。在印度北部及非洲一些國家，還頻頻出現變異株的野毒株。世衛組織的目標是消滅，而不是僅僅控制脊髓灰質炎病毒傳播。

二、疫苗接種並非一勞永逸 接種疫苗後，人體內會產生相應的抗體，但隨着時間的消逝，此抗體會逐漸減弱或消失，從而對相應疾病的預防作用降低，這時就需要強化免疫。如常見的麻疹，雖然在出生時會接種過，但在年齡大些及流行期，則還是需要加強接種的。至於流感疫苗，則更不需要每

普契尼的情人

陳焯舜

《普契尼的情人》(Puccini e fanciulla) 講的也許只是一段名人緋聞。一九〇八年，音樂大師普契尼正在創作歌劇《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女傭Doria撞破普契尼與Doria的私情，Doria憤而自盡，遺體經醫學鑑定，仍是完璧。

這場風波嚴重影響了《西部女郎》的創作，使其無法與《托斯卡》(Tosca)、《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 等量齊觀。然而，歌劇女主角Mimicé的店主身份，無疑令人聯想起Ginebra。電影原名《Puccini e la Fanciulla》(普契尼與女郎)，那位Fanciulla是Mimicé，是Ginebra，也是無辜的Doria。益有甚者，普契尼絕筆《杜蘭朵公主》(Turandot) 中為主人犧牲、惹人憐愛的女僕柳兒，不正是Doria的化身嗎？

更進一步者，普契尼和Ginebra的私情並非理所當然的眾所周知，而是導演Paolo Benvenuti以六年時光，考察普契尼遺物和後裔而得出的公論。這個發現解決了百年謎團，何以Doria不公開自辯，她崇拜普契尼，也要保護家聲。那些動輒耗資千百萬，扭曲歷史以媚俗的躁進者，觀此片亦可少愧矣！

Advertisement for various TV channels including 無線翡翠台, 無線明珠台, 亞視本港台, 亞視國際台, 圓圓衛視中文台, and 有線電視. It lists program schedules for each channel.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接聽風雲' (Answering the Wind) featuring a synopsis, cast, and theater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凌晨前的五分鐘' (Five Minutes Before Midnight) featuring a synopsis, cast, and theater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the movie '青龍' (Green Dragon) featuring a synopsis, cast, and theater information.